

民
俗
典
籍
文
字
研
究

第五辑

特稿

关于传统学术文化与现代科学精神关系的思考

王 宁

特别转载

中国现代语言学史散步——《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修订本后序

何九盈

民俗学研究

“现在”的文化遗产化——中心的象征性解体之后

[日] 萩野昌弘

向地方性知识学习的方法——生活环境主义思想

[日] 古川彰

被表演的土地

董晓萍

20世纪后半叶民间故事体裁学研究鸟瞰

万建中 李琼

清代宫廷祭祀中的萨满教遗存探析

色 音

语言学与语法研究

从疑问到感叹的发展历程——“多”的语义和功能的演化

石毓智

两汉之交文学语言中的名量词——基于扬雄作品用例的研究

马莲晶

省略现象与语言的基础结构

荣白荃

“对…来说”和“在…看来”

周士宏

从信息结构角度看汉语的“主谓倒装句”

文字学研究

西周金文构形系统二重性续探

赵诚

楷书字际关系考辨(三)

李国英

宋金房山石经汉字部件混同现象简析

史文磊

谈汉字的标示功能

齐元涛

从甲骨文字形看汉字的造字方法

周晓文

训诂学研究

《缩衣》校释余津

孟蓬生

《甲乙经》用词考证五则

姜燕

论汉语同源词的声符互通现象

陈晓强

音韵学研究

马若瑟《汉语札记》的罗马字记音及其与《谐声品字笺》音系的关系

丁锋

《礼部韵略》名讳字与宋代语音史问题

张民权

汉语早期诗歌的句首韵、句中韵——兼谈王引之《古诗随处有韵》

易敏

上古后期通语与中原、齐鲁、楚方言见章精三组声母的交替

黄易青

文献学研究

何为铁证——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帙真伪之我见

高永安

戴表元《刻源集》版本考

辛梦霞

胡祇遹诗文集版本源流考

周思成

博士生论坛

近代碑刻数字化典藏与研究中的字形搜集整理应用

李军

《群经音辨》异读层次例释

魏崇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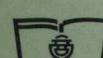
胡佳佳

王诚

学术简讯

“第六届民间文化青年论坛：民俗与公共生活”会议综述

邵凤丽



商務印書館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五辑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编

商務印書館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五辑/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ISBN 978 - 7 - 100 - 06630 - 3

I. 民… II. 北… III. ①民俗学—研究—中国②汉语—语言学—研究 IV. K892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107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MÍNSÚ DIĀNJÍ WÉNZÌ YÁNJIŪ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五辑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6630 - 3

2008年12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0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3%

定价: 41.00 元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学术指导委员会

主任：季羨林

委员（音序排列）：

陈新雄 陈振寰 程毅中 傅熹年 郭锡良 江蓝生

金开诚 何九盈 李 强 鲁国尧 刘魁立 李学勤

陆学艺 裴锡圭 王邦维 赵 诚

主编：王 宁

副主编：董晓萍

编 务：黄易青

编 者 的 话

本刊已经教育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估中心评为核心集刊,我们谨向多年来支持本刊的作者和读者,向关爱本刊的朋友和同仁,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辑特别刊出主编王宁《关于传统学术文化与现代科学精神关系的思考——创办〈民俗典籍文字研究〉刊物的体会》一文。文章探讨的“现代化与历史的继承性”、“国际化与民族的自主性”、“科学化与人文的经验性”、“主流化与思考的独立性”以及“物质化与科研的学术性”五种关系,阐发了我们办刊的思考,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一个基于深厚传统学术渊源的学科点的思考。人文的学术包含着民族的情结、历史的负重、学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以及真理的引力。这应当是我们的办刊理念与学术主张。我们愿以此和同道共勉,请大家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理念,推进学术研究的发展。

本辑特别转载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散步(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修订本后序)》。这篇长文论述了“责任”、“欧化”与“中国化”、“民族化”、“邃于国学”、“求真求是”这样的命题。文章提出,“贯通古今,融会中西,这是 20 世纪中国学术研究的基本经验”。我们推荐何先生的文章,是因为“散步”已经跳出了语言学范围,从语言学层面上升到文化、思想层面,他看问题的高度、角度和辩证的思想方法,以及其中包含着的人文精神,是我们特别向读者推荐的。

目 录

编者的话 1

● 特稿

关于传统学术文化与现代科学精神关系的思考 王 宁 1

● 特别转载

中国现代语言学史散步——《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修订本后序 ... 何九盈 10

● 民俗学研究

“现在”的文化遗产化——中心的象征性解体之后 [日]荻野昌弘 43

向地方性知识学习的方法——生活环境主义思想 [日]古川彰 50

被表演的土地 董晓萍 59

20世纪后半叶民间故事体裁学研究鸟瞰 万建中 李 琼 78

清代宫廷祭祀中的萨满教遗存探析 色 音 87

● 语言学与语法研究

从疑问到感叹的发展历程——“多”的语义和功能的演化 石毓智 100

两汉之交文学语言中的名量词——基于扬雄作品用例的研究

..... 华学诚 马 莲 116

省略现象与语言的基础结构 荣 晶 132

“对…来说”和“在…看来” 白 苓 140

从信息结构角度看汉语的“主谓倒装句” 周士宏 151

● 文字学研究

西周金文构形系统二重性续探 赵 诚 163

楷书字际关系考辨(三) 李国英 170

宋金房山石经汉字部件混同现象简析 王立军 史文磊 176

2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 谈汉字的标示功能 齐元涛 185
从甲骨文字形看汉字的造字方法 周晓文 191

●训诂学研究

- 《缁衣》校释余津 孟蓬生 196
《甲乙经》用词考证五则 姜 燕 207
论汉语同源词的声符互通现象 陈晓强 215

●音韵学研究

- 马若瑟《汉语札记》的罗马字记音及其与《谐声品字笺》音系的关系
..... 丁 锋 226
《礼部韵略》名讳字与宋代语音史问题 张民权 247
汉语早期诗歌的句首韵、句中韵——兼谈王引之《古诗随处有韵》
..... 易 敏 271
上古后期通语与中原、齐鲁、楚方言见章精三组声母的交替 黄易青 283

●文献学研究

- 何为铁证——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帙真伪之我见 高永安 301
戴表元《剡源集》版本考 李 军 辛梦霞 308
胡祇遹诗文集版本源流考 魏崇武 周思成 317

●博士生论坛

- 近代碑刻数字化典藏与研究中的字形搜集整理应用 胡佳佳 329
《群经音辨》异读层次例释 王 诚 342

●学术简讯

- “第六届民间文化青年论坛：民俗与公共生活”会议综述 邵凤丽 352
英文提要 356

关于传统学术文化与现代 科学精神关系的思考

——创办《民俗典籍文字研究》刊物的体会

本刊主编 王 宁

摘要：在物质文明发达的时代，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对历史文化研究的责任越重；在与国际接轨日益密切的当代，我们越要坚持文化的民族性；在强调研究科学化的同时，要充分注意人文社会科学有很强的经验性，它不等同于自然科学；在许多人都追随主流的时候，尤其不要忘了思考的独立性；在功利主义至上的风气下，要警惕科研中的急功近利。这是我们自己平常进行科学研究时经常思考的问题，办刊时即藉为对刊物和来稿提出的要求。

关键词：传统 现代 科学 文化 研究 学术刊物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是教育部重点文科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办的集刊。办一个刊物，主要是要表现我们自己的学术理念，发表我们及同行的学术主张，与同仁交流学术思想。要想办好刊物，也还要有办刊的理念和主张，要考虑一些纯粹个人的学术研究不会去想的问题。现在，我们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拿出来，与同仁交流，有的还不成熟，希望得到指正。

一 现代化与历史的继承性

屈原《天问》说：“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远古的先民对宇宙发生、天地形成、自然变化、古代传说、民族历史等问题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到了物质文明丰富的现当代，这种求知欲随着科学的发达而减弱、消失。在一般人眼中，现代化是以工业文明和物质文明为主要特征的，对人文关怀的大量丧失，人们是不以为意的。上世纪 90 年代，就有人公开提出，文科学报没有什么读者，可以不办；近些年来，不少人认为，研究数理、工业和经济之学，对社会发展有用；人文社会科学对社会发展有没有作用，在很多人的脑子里，其实是划问号的。有关部门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视，不论

其宣言如何，实际上也远不如对数理科技来得重视。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下办刊，首先要想我们这个刊物对历史、社会、人们有没有必要，使命是什么，要以什么形式和成果完成使命。

从研究的对象来说，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是精神文明，我们要以精神文明、精神财富的形式为社会和人们服务。发掘、展示历史，研究历史、研究人文发生发展的一切原因。中国的历史，一部分记载在古代文献中；但古代文献在古代就有逸失，所以当时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当时就有文献不足之慨。“礼失求诸野”，所以，很大部分历史文化则保存在民间。清代戴震有个比喻，文化就像是坐轿子的人，语言文字是抬轿子的人，所以，保存在文献包括出土文献的历史文化，要通过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来释读。保存在民间、民俗的文化，可以通过田野调查研究来获得。《民俗典籍文字研究》就是以上述方式和内容来为社会和人们的精神需要服务。

所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有必要对自身工作的意义和责任有较清楚的认识。我们认为，历史是不断更新的（这里不用“发展”一词，是因为有时更新不一定是发展），因而人们总是站在他所处时代的立场，理所当然地认为“现当代”总是比以前进步，他们的“现代化”要求他们向前看。（所谓“向前看”往往是只重视物质文明。）而历史又是一根链条，作为人类，他们区别于动物界的重要一点，就是有自己的历史，有历史的情结，精神上离不了对往旧的怀念。——这是一种对精神家园的归依；他们还要通过历史的研究和总结，来了解人类自己，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资每一个人乃至统治者借鉴——这是一种为了走好将来之路的实用性要求。每个时代的人们都会遇到他们当时的“现代化”要求与历史传统的继承性的矛盾。这样，每一个时代的人们，只要他是人而不是只追求温饱安逸的动物，都会遇到向前看和向后看的矛盾。历史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长，越长积淀越厚，文化继承的任务就越多，人们的精神家园也就随之遥远。

人类有多久的历史，这个矛盾就有多久。《礼记·礼运》记载了孔子的一段感叹，他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时代就有记载其前历史的《志》，说明我们民族的历史记载是相当久远的。而孔子时代也有当时的“现代化”，政治和经济的变革往往带来价值观念的变革，要打破传统。孔子前的《志》即史书记载说，三代之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而春秋末期，诸侯争伐，弱肉强食，霸道行而王道废，用人不选贤能，人际不讲信修睦……历代人们在面对“当代”世

道不治时,往往要到古代去寻求精神的安慰。所以,孔子时代人们怀念“三代”,后代的人也要怀念“三代”,这是一种没有人能取消的文化。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哪一个时代都有他们的图书馆、博物馆、历史名胜、名人故居,而且,越是盛世,越是要修古典、存古迹。

无数事实证明,历史越是往前走,科技越是发展,离人类精神的家园就越远,人们的心灵就越枯燥,人们就越是需要历史文化的营养来滋润。什么时候忽视了这点,那个时代一定会出现心灵的沙漠。

钟敬文先生说过:“事实证明,民族民俗文化的发展,与现代化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处理得好,就能双向促进,对我们自己,给世界文明,都带来好处。可能有的同志以为,现在是现代化的时期,中西文化交流迅速,一些传统的民俗形态都变化了,民俗学还有用吗?其实不是这个问题。孔子死了两三千年了,但他的《论语》在世界文化人眼里的地位是何等之高,这是大家知道的。前面我说过,文化这东西,不能用很浅薄的眼光去评价它,一定要看到它的深层。”^[1]不但是民族民俗文化,其他历史文化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把“民俗”、“典籍”与“语言文字”合起来建设一个研究中心,就是为了在现代真实地存留历史,合理地保护传统。不论多么艰难,《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也要把这个信念注入办刊的宗旨之中。

二 国际化与民族的自主性

与国际接轨是当今的口号,在这种情势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方法、标准都发生了向国际倾斜的倾向。在这种形势下,很容易出现唯洋人马首是瞻的情况。

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则就是实事求是,依据实际情况。各个民族有各自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研究自己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字、风俗习惯,都要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标准,有自己独立的思维,这样才有真正的科学。但是,真正能意识到、做到这点,不容易。钟敬文先生曾经有感于此,他提出,“前一阵子,流行一个口号,叫跟国际接轨。在我看来,不是不能接轨,但要有我们自己的火车,车里要有自己的好东西,再去同人家接轨。假如我们没有自己的好东西,好像垃圾车一样,给人家拉着走,那怎么行?

[1]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第 42 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 年。

给人家拉到哪里去,连自己也不知道,那叫什么接轨?”^[2]钟先生显然看到一些自命为主流的人急于“接轨”的盲目性。盲目是可怕的,它容易丧失自己。接轨要有自己的火车,就是脚要长在自己身上,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脖子上;车里有自己的好东西,就是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方法、成果。钟先生的意思极为明确,也讲得极为透彻。

不同的学科,接轨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如,钟敬文先生说:“中国的民俗学与外国理论能不能接轨?对这个问题,要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来认真加以考虑。大体上说,中外民俗文化交流,对双方都是好事,彼此也越来越欢迎。但说到不同文化的接轨,就要考虑接轨的对象。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民俗文化以及对她的学术研究,要跟外国的理论去接轨,这比起一般的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对外交流,是肯定有其特殊的地方的。就民俗学本身而言,可能有些方面想去接轨,但是有的时候就不一定接得很好;可能你想接轨,在他们看来,还不够,搭不上。也可能他想接轨,但在我们看来,又说不到点子上。这种差异,是由各自的人民生活、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思维习惯和学术发展史等的不同所造成的。所以,中国民俗学要发展,从原则上说,还要走自己的路。”^[3]各国各民族之间,其人文社会科学有其特殊性,有的学科这种特殊性非常之大,远不同于一般的自然科学。所以,有时你要接轨别人看不上,有时别人要来接轨但他们说不到点子上。所以,原则就是“走自己的路”。这个道理现在还有特别重视、特别强调的必要。因为,现在还有很多人并不是在走自己的路。

当然,走自己的路并不是不要向别人学习。钟先生说:“我们的学科还在发展中,还要通过不断的努力,才能达到比较理想的境地。但在奋斗的过程中,我们要把握正确的方向,要在坚持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的前提下,更好地借鉴外国有益的学术成果。”^[4]对于别人的东西,只能是借鉴,而不能是照搬,更不能是奉为圣旨,不能是唯其马脑袋是瞻。

汉语研究也有类似的问题。近现代关于汉语语法的研究,有以拉丁套汉的倾向。对此,启先生提出,汉语中有很多现象是西洋语法所无的,必须从汉语实际出发。他提出“借英鉴汉”。他说:“‘借英鉴汉’与‘以英套汉’应该有所不同”“……假如从汉语的现实出发,首先承认汉语自有规律,然后以英为鉴,鉴其某些适用于汉的精神、方法乃至局部零件,岂不很好!小孩游戏,有套圈一项。如用小竹圈套小老鼠,自然没有问题,如套大熊猫,就非换大圈不可了,何况汉语研究,又非套圈游戏可比呢!”^[5]

[2]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第41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

[3] 同上书,第4—5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

[4] 同上书,第13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

[5] 启功《汉语现象论丛》,第2页,商务印书馆(香港),1991年。

经济和政治的形势必然影响学术,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差不多在一个世纪前,刚刚打破闭关自守的中国,也同样遇到欧化大形势下学术自主与否的问题。在大多数人随流的时候,只有少数人能清醒,成为中流砥柱。面对当时唯别国学问的马头是瞻的主流,章太炎强调不能跟人家走,必须有自己的学说,他说:“本国没有学说,自己没有心得,那种国,那种人,教育的方法,只得跟别人走。本国一向有学说,自己本来有心得,教育的路线自然不同。”他指出那些只跟人家走的人,是因为偏心:“到底中国不是古来没有学问,也不是近来的学者没有心得,不过用偏心去看,就看不出来。怎么叫做偏心?只佩服别国的学问,对着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采,这是第一种偏心。”他指出这种人不但是对本国的学问一概不采,而且对本国学问的评价,也是一依外国人说了算。“但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坏,依着他说坏,固然是错;就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好,依着他说好,仍旧是错:为甚么缘故呢?别国人到底不明白我国的学问,就有几分涉猎,都是皮毛,凭他说好说坏,都不能当作定论。”^[6]他指出,实际上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学问,大多只懂个皮毛,而我们的人却相信他们的意见。

如果只听别国人说,不但自己没有学术,而且往往会被本来已有的学术也丧失掉。比如说,对于音义关系问题,中国的训诂学本来有很深的研究,这方面外国的学说一来,大多数人就跟定了他们,把“约定俗成”当成“唯物主义”,以“音近义通”为“唯心主义”,连汉语词源学也否定了。这都是因为要附会一个先入为主的见解所致。一个观点,如果不是首先从自己的材料中得到,而是先从外国的语言学里得到,就难免有附会之嫌,甚至连本来的常识也放弃了。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希望促进中国语言文字学、典籍文献学和民俗学的自主创新,在这个基础上确立我们的价值观。

三 科学化与人文的经验性

科学化是当今学术研究的追求和标准。这本来没有问题,科学化应该是我们努力以求的目标。现代的人文社会科学离这个目标还有很大距离。但是,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人的社会实践、精神世界、人性情感、思维模式,有很多东西是现代科学解释不了的。符合事实,是科学的研究的最起码要求。我们在追求科学化的时候,如果以自然科学的标准和方式来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在很多情况下会把符合事实的研究

^[6] 章炳麟《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教育今语杂志》第3期,1910年;《章太炎的白话文》,泰东图书馆,1917年。

结论当作不科学的东西,人文社会科学面对的对象要比自然社会科学面对的对象更富有变量,因为人是活的,物是死的,人的社会活动的变幅有很多随意性,现在对这些随意性还不能很好地解释;而有些人用“科学化”的手段来面对变幅很大的人的活动时,他们研究出来的东西,很可能是不合事实的、非驴非马的东西。

这里举个音韵研究的例子。语音是会流转的,无论中国或是外国,都承认这一点。事物的演变是由量变到质变,必须是渐变,不能突变。这也是一般的道理。因此,一般认为,语音的演变,包括共时或历时的变化,总是相近的音之间才可以变化。假如有人提出,相远的音之间也发生过变化,就会被认为是不科学。其实,声音的远近是不能用数理的方法来测定的,不论是历史比较法的“语言交替”还是中国语言学的“音变”、“音转”,都不是以物理的音近作为必要条件的,语音感觉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才有我们总结前人的“比较互证法”。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经验性,俞敏先生曾有很精到的见解。俞敏先生在通过梵汉对音研究得出后汉三国时代的韵部和音值之后,他说:“……也许有人看了说:不出章黄范围。这我倒不讳言。问题是材料向着章、黄。语言学到底还是经验科学,不跟几何一样。我的看法是:章黄不愧是乾嘉学派的精华浇灌出来的‘奇葩’。他们虽然用弓箭射,可比戴着折光的眼镜片,握着现代步枪瞄准的人,打的离靶心还近哪!”^[7]这是一个非常经典、很有代表性的见解。俞先生不但指出了章黄学术是符合汉语事实的,还指出了人文社会科学是经验科学,经验科学不跟自然科学(如几何)一样!在追求科学化的今天,我们不可忘记这一点。

在“科学化”与经验关系的问题上,启功先生有一个很通俗的故事。他说:“一个小孩问我什么是水果,我说了什么纲、什么目、什么科,里边有植物纤维、糖分、水分、维生素C……孩子的眼睛睁得更大了,疑惑更深了。结果我只好说:‘就是一种圆的甜水果’,他咽了一口唾沫,笑了。”^[8]这是从研究方式、工具上说明,人文科学是经验的,经验的科学用自然科学的方式和工具研究,有时并不高明。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要坚持把事实的充分和论证的合乎逻辑作为确定稿件质量的重要标准,欢迎科学而不排斥成熟的经验。

四 主流化与思考的独立性

学术研究有不同意见之争,这才是正常的,如果都是异口同声,那倒不正常。不同

[7] 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第42页,《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

[8] 启功《汉语现象论丛》,第36页,商务印书馆(香港),1991年。

意见之间，就有多数与少数、主流与非主流的区别。是不是多数派就一定掌握真理，主流就一定正确？真正有头脑的人，不应该有这样的见解。答案当然也不一定是相反。最重要的是，无论我们持哪一种主张，都要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在某种大形势大背景下，一般人难免会受其他非学术因素的左右，在这种情况下，要特别强调思考的独立性。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主流是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当时有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拼音的，其主张如章太炎所说：“巴黎留学生相集作《新世纪》，谓中国当废汉文，而用万国新语。盖季世学者，好尚奇觚，震慑于白人侈大之言，外务名誉，不暇问其中失所在，非独万国新语一端而已。其所执守，以象形字为未开化人所用，合音字为既开化人所用。且谓汉文纷杂，非有准则，不能视形而知其字，故当以万国新语代之。”^[9]章太炎黄侃等人则站在主流的对立面，反对废除汉字。章黄的理由之一是，“人类之所以异于鸟兽者，正以其有过去、未来之念耳……方今家人妇孺之间，纵未涉学，但略识千许字，则里言小说，犹可资以为乐。一从转变，将《水浒传》、《儒林外史》之书，且难卒读，而欢愉自此丧，愤郁自此生矣！彼意本以汉文难了，故欲量为更革，及更革之，令读书者转难于昔，甚矣其果于崇拜欧洲，而不察吾民之性情士用也。”^[10]历史也将继续证明，汉字不只是一个工具问题，更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问题，它关系到民族自信、民族情感、民族历史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头等大事。当时章黄等人不是主流，但不是主流的意见反而是正确的。

学术研究的独立思考，不但表现在对国内的主流不盲从，还表现在对国外的学术观点不盲从。这两件事是有共同之处的，因为我们上面说过，在某种大背景下，人们易受影响，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国外的学说蜂拥而至，接受国外的学说及其观点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因此易形成主流，所以，主流往往与对外来学说的接受有关；对主流的不盲从与对国外学术观点的不盲从直接相关。外来学说及观点进来的初期，势必先接受，这也是规律，无可非议。但是，如果认为这个时候的主流、国外的学说和观点就一定是真理，是正确的，那就值得商榷。章太炎先生早在上世纪初叶就指出国人中盲从国外学术观点的通病：“古人说，‘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原是看品题人是甚么？若是没有品题的资格，一个门外汉，对着我极口称赞，又增甚么声价呢？听了门外汉的品题，当作自己的名誉，行到教育一边，也有许多毛病。往往这边学究的陋话，斗方名士的谬语，传到那边，那边附会了几句，又传到这边，这边就看作无价至宝；也有这边高深的话，传到那边，那边不能理解，任意胡猜，猜成了，又传到这边，这边又看作无价至宝，就把向来精深确

^[9] 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章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章太炎全集》（四），第3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10] 同上书，第3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实的话,改做一种浅陋荒唐的话。这个结果,使学问一天堕落一天。”^[11]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他的话是不是还值得我们深思呢?

至少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这不只是因为,科学的基本要义是要有独立的思考,还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总是离不开民族历史文化,它的最高目标是保存、弘扬民族历史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当然不是盲目的自信,而是从事实中发掘出值得自信的东西给人们看。正因为如此,独立的思考使民族的文化得到保存和发展。诚如陆宗达先生所说:“季刚先生和他的老师章太炎先生一样,因为热爱自己的祖国,从而十分热爱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他虽然只活了半个世纪,却面对着两千年的经学、小学、文学和史学。在这样丰富而纷杂的遗产面前,他毫不困惑,努力地梳理它们的脉络,潜心地恢复它们的本来面貌……章与黄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将传统语言文字学、传统文献学(传统文献学,指以研究古代文献为主要手段,包括中国古代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等结合内容,旨在继承中国古代文化精华的学问。)——也就是当时所说的‘国学’作了总结,在很多方面集前人之大成,在传统文化向新文化过渡的时代,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部分成果被后来人称为‘章黄之学’。”^[12]

正是因为受着先辈的濡染和教导,《民俗典籍文字研究》创刊时,我们在题为《植根民族的土壤,建设自信的学科》的发刊辞中说:“坚持继承是我们的一贯主张。20 世纪初,章太炎看到欧化风潮中产生的民族自卑心理,深感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必要。他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灭。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符合民族历史文化的事实、坚持独立的思考与继承传统学术,在我们这里是得到统一的。

五 物质化与科研的学术性

历代的学术都有一个学以致用与为学术而学术的矛盾。这两者的关系如何,标准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而是要看当时的情况。清初学者看到明朝灭亡其学术上的主要原因是学风空疏,空谈性理,因此主张学以致用。这是对的。现代,当功利主义和人

^[11] 章炳麟《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教育今语杂志》第 3 期,1910 年;《章太炎的白话文》,泰东图书馆,1917 年。

^[12] 陆宗达《〈黄季刚先生诗文钞〉序》,《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们的物欲压倒精神的时候,就要警惕学术上的功利主义。学术最终是要用的,但有一个长远与短期之分,有一个什么叫做“用”的辩证。这一问题现在并没有解决。

这个问题,前贤也有很深入的思考。章太炎说:“学说是学说,功业是功业,不能为立了功业,就说这种学说好,也不能为不立功业,就说这种学说坏。(学说和致用的方术不同,致用的方术,有效的就是好,无效的就不好;学说就不然,理论和事实合才算好,理论和事实不合就不好,不必问他有用没用。)”^[13]我们认为,“理论和事实合才算好”这应当是一个起码的原则。

人类要了解自己的历史,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生命的真谛?我们要了解自己的语言、民俗、文化,它们是怎么产生的?产生的原理是什么?经过怎么样的发展历程?将来会怎么样……这一些问题,是人类满足了解自己、了解未来的知识需求所必须解决的。就像人为要了解太空、了解宇宙一样。因此,我们不能说,研究这个问题有没有用。或许它现在还没有用,将来有用;或许它的用处在于精神的满足,而不在现实的功利。“为学术而学术!”现在是再提倡这种精神的时候了。我们的刊物要努力做到尽量排除非学术因素,为追求一种正确的答案而办刊,培养一种思考和探求的精神。提高刊物的精神境界是我们的追求,愿与各位同道共勉。

(王宁: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100875,北京)

^[13] 章炳麟《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教育今语杂志》第3期,1910年;《章太炎的白话文》,泰东图书馆,1917年。

中国现代语言学史散步

——《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修订本后序

何九盈

提要：中国现代语言学是三千多年来中国文化、学术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有极其深远的国际根源。“欧化”是一把锐利的双刃剑。根据历史的经验，学术发展的正道，当以“中庸”为体，以古今中外为用。永远不能忘记本民族之地位，不能忘记求真求是的目标。三种类型语言学家的划分，别开生面，狂者狷者，皆美才也。我们是历史的产物，必须回望历史，解读历史，历史的光和影，无所不在。

壹 学术史的责任

“历史”、“过去”、“未来”，都是相对的、流动的概念。后人的“过去”即前人的“未来”。马建忠、章太炎、王国维、杨树达、赵元任、罗常培、王力、李方桂……都已属于“过去”，属于“历史”；而当他们一旦走进历史，也就是走进了他们的“未来”。

学者的学术著作，是学人走进“历史”的入场券，是学人走进“未来”的通行证。

走进“历史”，走进“未来”，难乎其难！多少人消失在“历史”的门外，遗忘在“未来”的梦中。古今中外一切著述，莫不在向世后觅知音，在淘汰中求生存。淘汰是最为无情的，淘汰复淘汰，或淘于当代，或汰于异代。只有当某种著述成为人们某种需要时，成为人们精神上的五谷杂粮时，方可结束被淘汰的命运，方可获得“入场券”、“通行证”，而这无疑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

一切著述抗拒淘汰的不二法门，只有两个字：价值。

价值有多种内容。《春秋》的价值表现在“其事”、“其文”、“其义”等三个方面^[1]。“其事”就是事实价值，也就是史料价值；“其文”就是语文价值，也包括欣赏价值，“其义”也就是伦理判断价值。著述走向“未来”固然靠自身的价值，而如何发现其价值，认识其价值，肯定其价值，这就不是著述自身的责任了。

[1] 《孟子·离娄下》。